



DAO

中国文学新力量
海外华文女作家

XIANGGANGQU

到香港去

周洁茹 作品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DAO XIANGGANGQU

到香港去

周洁茹 作品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到香港去 / 周洁茹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7.1

(中国文学新力量·海外华文女作家)

ISBN 978-7-5513-1031-4

I. ①到… II. ①周…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53946号

到香港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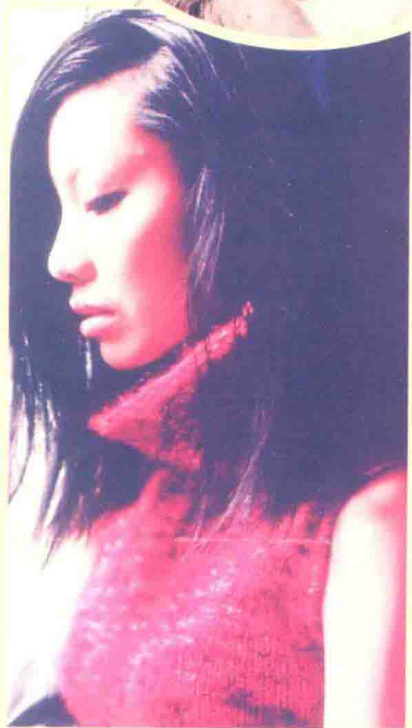
DAO XIANGGANG QU

作 者	周洁茹
责任编辑	耿 英 康雅琼
整体设计	弋 舟 前程设计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 白 文 艺 出 版 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188千字
印 张	7.625
插 页	4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1031-4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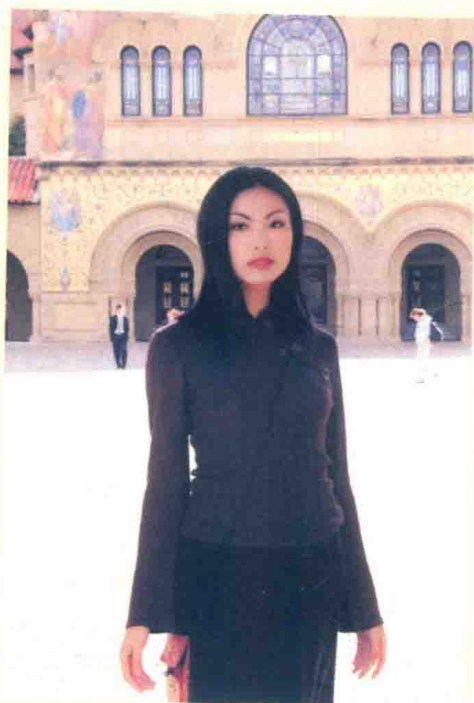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

联系电话: 029-87250869





周洁茹，江苏常州人。于《人民文学》《收获》《花城》《钟山》《十月》等文学期刊发表小说，出版长篇小说《岛上蔷薇》《中国娃娃》《小妖的网》，小说集《你疼吗》《我们干点什么吧》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居美国，现居香港。





“她们”的风景

何向阳

海外华文女作家，一直是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中的一支劲旅。她们的文学实绩有目共睹，并已然完成了代际的承递，对于这一点，文学史自会忠实记载，无须我在此一一列举。而收入这套丛书的作者，只是无数有成就的“她们”中的五位。五位作家虽分布于北美或欧洲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领略与生身的中国有差异的文化背景，并在文化的差异中以智慧感悟着文化的融合与进步，且以文学的形式记录之，表达之。她们一方面在国外营造和寻找事业与生活的新的基点，一方面一直在语言的深层创造上保留着对于华语文学传统的深度认同。当然这认同已然不是封闭僵硬的，而是融汇了不同文化之后创造出的新质地的华文文学。

有一种说法，海外华文女作家的成熟作品大都写于中年之后，原因在于生存的问题一一解决之后，对于精神的思索开始提上日程，并随着经历的丰富而渐入佳境。而回望个体生命的过程，同时更是用写作这种方式建立与祖国家园的精神联系的过程。所以这套

“文丛”所收的海外女作家虽在文学上的起步有的并不算早，而大多在年龄上也不再年轻，其中有的是早年在国内发表作品很多，时隔多年才又重拾创作。看似应可纳入文学新力量的行列，其实这是符合写作金律的。这里的“新”，不过是对一种力量的确认。实际上，海外女作家近年的文学表现岂止不俗，她们对于人、人生与人性的沉思不仅深入，而且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同于国内女作家观察与写作的独异的角度，这种不同经验与艺术的补充，对于文学的整体创造而言，弥足珍贵。

五位女作家虽居地各不同，但收入“文丛”的这些中短篇小说有一个共同点，也是她们的写作所呈现出的特点，就是大多写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性在海外的生活、工作、心理、情感（周洁茹除外）。她们的作品具有女性特有的细腻温婉，而在女性视角之上的眼界之开阔，使得作品在中西方文化的对比与碰撞中，在对于不同文化的观察与体悟上，显出一定的优势。

比如，陈谦近年的作品之所以引人瞩目，不仅在她的叙事呈现出的细致温婉的风貌，更在其作品中深蕴的生命体验与人性思考。而《繁枝》《莲露》等对于女性内心的开掘与探索，极其深入，而且创造了我称之为“繁枝体”的叙事方式，艺术上的层层脱剥，使得被岁月层层包裹的内心一点点地袒露明亮起来。她的两部作品均进入我的年度中篇作品综述，打动我的不仅是其对故国家园往事细致耐心的打捞和梳理，对人性中最幽微最真实的反映与讲述，更是她对于女性命运洞若观火且又悲悯有加的关注与体恤。

方丽娜对于女性的关切，多集中在对于跨国婚恋中的女性的情感成长与人格历练的探索上，其《处女的冬季》探讨置身于两种不同文化中女性的疑惑与迷茫。讲述生机勃勃又嗓门亮丽，其语风泼辣，每每切中要害。在旖旎迷人的风景、引人入胜的故事里传达出

富有人生主旨，在看似悲伤的结局中见出人间的温暖和坚定的希望。作品传达出的令人欣喜的强劲力量不仅使之在短时间完成了从非虚构文学到虚构文学的华丽转身，而且也一直是这位一手散文一手小说的作家追求的艺术之境。

王荒的作品看似中规中矩，略显坚硬与冷静。比如《路线图》，于平稳的叙述中呈现出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下三代女性的成长，母亲的迁就与无奈，做女儿的坚忍与脆弱，自己女儿的单纯与刚强，都于不动声色的叙述中一一呈现。作品在描写女性或可于不同人生阶段所具有的核心性格与品格的同时，也流露出作家身为女性的温情和仁慈。其作品中对于“来路”的人生瞭望引人深思，在真诚中显现出的宽厚而稳定的底色，或来源于她在国内早就开始的文学历练。与王荒近年的一再“出走”不同，周洁茹走的是一条“回归”之路，她的这些小说没有将笔力放在书写海外生活上面，而是将触角探向小城人物的内心哀伤。《到香港去》，在她倾心于一个个“点”的“地理”叙述中，过往故乡的细碎与迷惘，都市格子楼的拥挤与窘迫，生活的无情挤压与撕裂，生存的伤痛、无奈与不甘，在她日常琐碎的书写与才情出众的文笔下，营造出特异的语境，散发出别样的魅力。两位女作家的写作“路线”虽有不同，但使这些似乎无法言说的平凡之事跳动着的疼痛感觉，都显现出她们不凡的文字之功。

最后我们说说曾晓文，这是一个作品中更多一些母性的温厚与女性的耐心，并无强化女性对于情感过多依赖的作家。她的眼光更为开阔的部分，使得她的叙述节奏获得了难得的速度，而在小说结构上的用心也见出某种艺术追求的成熟。比如《重瓣女人花》，写不孕女性的婚恋、心理与命运，开端则从案件入手，颇有个性。而这部小说娓娓道来式的“重瓣”结构也颇可圈可点，她甚至将海外

男性的心理变化也放在这次第开放的“重瓣”结构中加以剖析解读，叙述人的冷峻让人注目。这是一位关注点从女性出发而更致力于社会文化与心理层面的作家，由此她探索的更广阔的界面，往往盛得下更悲悯的情怀，其延展到女性领域之外的诸多思考，也同时表达了海外当代女作家对于人与自我探索的同时对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而这一点或可视为女性作家越过自身性别关心之外创作的一种进步。

祝贺她们，同时也祝贺那些不断加入进来的新人。正是她们，跨越不同文化背景、解说不同文化内涵的写作，在这个文化不断融合而写作又需保持独特性的时代，成就了文学的新的力量，同时也带来了文学的新的风景。

我相信，这风景才刚刚展开，而由“她们”带来的更美的景色还深藏在她们未来持续的强有力的写作之中。

为此，我们充满期待。

2016年10月6日 北京

（何向阳，女，诗人，学者。出版诗集《青衿》《刹那》，散文集《思远道》，长篇散文《自巴颜喀拉》《镜中水未逝》，理论集《夏娃备案》《立虹为记》《彼黍》，专著《人格论》等。获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

目 录

- 1/四个
23/花园
33/201
47/火车头
57/你们
69/幸福
99/生病
115/结婚
123/离婚
139/抱抱
149/到香港去
161/邻居
173/旺角东
179/旺角
191/佐敦
205/到广州去
221/尖东以东
235/后记 对于写作我还能做些什么



四个

为什么你的女朋友们是四个，只能是四个，不能是五个也不能是三个？你失去一个的，又会有新的来填补，其实也不是新的人，是一些离开了你很久，后来又回来了的人。

——写在前面

1

祸不单行这个成语的存在一定有它的理由。你也一定经历过，不断地不断地倒霉，只要你在早晨倒霉，你就会有在中午又倒霉，在晚上再倒一个大大的霉。最简单的例子，你被解雇了，然后接到女朋友打来的电话说她不要你了，然后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你的钱包又没了，那里面还装着你所有的钱。这些事情互相并没有什么关联，它们只是选择在同一天发生。

现在蝴蝶就是不断不断倒霉的那一个。蝴蝶的妈妈在日本摔了一跤，骨折了。王芳菲去机场接她们的时候，蝴蝶妈还只能一跳一跳的。然后我接到了蝴蝶的电话，那一天还没有下雪，蝴蝶说她的

小蝴蝶在追院子里的狗和猫。蝴蝶说回到中国的日子真美好啊。我说是啊是啊，我们聚一聚吧，王芳菲还有刘小燕，我们四个要聚一聚。到了晚上，蝴蝶外婆也摔了一跤，也骨折了。这回蝴蝶再也出不了家门了，她得做家务并且照料三个女人——外婆，妈妈，还有一岁的女儿。

我们四个——蝴蝶、王芳菲和刘小燕，还有我，我们曾经是第一中学初一（1）班最要好的四个女同学。没有原因地要好，不是成绩最接近的四个，也不是被安排坐在一起的四个。我选择她们，因为第一眼的感觉。王芳菲像纤瘦的猫，二十年以后，她仍然像猫；刘小燕有最妩媚的脸，我不好意思说她像狐狸，那是骂人的话，她埋头读怎么也读不好的书，如果有谁说她和男生讲话了她就会跟你拼命；蝴蝶是我从有权势的班长那里抢来的，班长什么都有，说风就不会来雨，她还要霸占着所有的女同学。我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就要抢坐在她旁边的女生——蝴蝶。我抢了一个月才抢到蝴蝶。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整整一年都没有人理我，我被孤立了。一个班长的力量。

至于她们三个为什么会选择我，我从来就没有问过，大概是因为她们没有选择。很多人并不是那么需要朋友，如果有人主动出现，她们只好接受。

2

我的自行车钥匙不见了，上面挂着一个万圣节南瓜的钥匙，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世界上有万圣节。我到处找都找不到，我都要哭了。我站在我的自行车前面发呆，直到一个过路的男生把我的自行车扛到修车铺，砸掉旧锁再换新锁，五块钱。第二天有人把钥匙还给我，她们说对不起，那个她们只是开玩笑，她们只是想看看我



着急的样子，她们放学前就会还我，可是忘记了。我接过那个南瓜，然后扔出窗外，外面是另一幢楼的顶，黑色的瓦，南瓜落在上面，很醒目。锁都没有了，要钥匙有什么用？我说。二十年了，我还记得我说的那句话，那一刻我一定特别冷静。

3

那一年一直在下雨，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下雨我就要望着窗子外面哭。我只可以哭十分钟，因为每节课只间隔十分钟。我哭得那么明显，可是没有一个女生过来问我为什么，包括王芳菲和刘小燕。如果她们接近我，也会和我一样被孤立。我只是觉得她们自私，在我们的十二岁，我有点恨她们，尤其是王芳菲和刘小燕。

课间的十分钟，女生们玩的游戏只有一种，四个麻将骨牌，一个小沙袋。沙袋在空中的时候，骨牌们必须按顺序翻成正面的再翻成背面的，然后是横的然后是竖的最后全部抓住，还有沙袋。多数人经常失败，因为不能兼顾两头，接住了沙袋就会抓不全骨牌，接全了骨牌又会丢了沙袋。也有人成功，她们的方法是把骨牌竖成一条线，然后把沙袋扔得不那么高，太高就碰到顶，碰到顶就会落得更快。她们总会成功。

下雨的日子里，大家都围着一张桌子，只有四个人参与，剩下的全部是观众。我和蝴蝶甚至做不了观众，只要我们试图靠近，她们就停了手里的一切，齐刷刷望过来。

我和蝴蝶开始玩两个人的游戏。在一张纸上写下想说的话，递给对方，看了对方写的字再接下去，直到纸的两面都写满。我们乐此不疲，甚至在课上交换字条。我和蝴蝶因为别人给我们的孤立变得更亲密，我们分享一切大大小小的秘密，直到没有秘密。最后我们开始交换外套，这时王芳菲开始参与进来，已经是初中二年级

了，过了一个暑假，很多人都忘记了。我，蝴蝶，还有王芳菲，我们表达亲密的方式是互相交换外套，我特别喜欢那种感觉，就好像我们是真正的姐妹。刘小燕其实一直和蝴蝶要好，我不明白她们为什么那么好，她们俩完全志趣不相投，要么就是她们都住在郊区，如果考不上大学的话，户口就会折磨死她们。而王芳菲和蝴蝶，她们从小学开始就是同学，那些印在她们身上的一模一样的痕迹，我根本就不能理解。反正到最后，我们成了最要好的四个。早晨，我们一到教室就交换外套，我穿蝴蝶的，蝴蝶穿王芳菲的，王芳菲穿我的，刘小燕除了不参加外套活动，其他的她都参加。刘小燕其实最温和，但是只要有人认她会和男生说话，她就会发疯。我们在课堂上传递字条，相视而笑。下午，我和蝴蝶轮流吃掉刘小燕剩余的午饭——刘小燕每天中午只吃饭盒里的一小部分，可是她妈每天都要给她带满满一饭盒午饭。那些饭和菜都非常好吃，尤其是下午，冷了以后。一个夏天的下午，我和蝴蝶吃到了馊了的米粒。刘小燕说你们都没有感觉的吗？我的感觉是除了有点酸，仍然是那么好吃。我相信蝴蝶的感觉和我一样。

如果没有我，她们也会是很要好的同学，但只是要好。她们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还能聚在一起，轻松地，不为钱地，完全没有目的地聚会。我是那根线的两头，粘起来，就是一个圆圈。

4

二十年以后，我们一起去看望我们的班主任，她还记得我们在课堂上互相对着笑，她还记得我们互相换衣服穿，她不好意思说那时她就觉得不正常。

我们参观了班主任的每一个房间，包括她儿子的房间。他儿子的书架上摆着一个透明的装满了星星的瓶子，班主任说是一个女孩

子亲手做了送给儿子的，大概是喜欢他。班主任看起来很开通的样子，可是二十年以前，我是那么害怕她，尤其害怕被她知道我喜欢文杰。是的是的，文杰当然是我们班的男生，最特别的那一个。二十年以前，只要被班主任察觉，就是世界末日。

我说老师您家布置得真不错呢。班主任说其实我一直记得你家，二十年前你家就用绣花的桌布了。

我有点吃惊，我拼命地回忆也没回忆出那块桌布。

是啊是啊，蝴蝶、王芳菲还有刘小燕一起说，那个时候你最有钱了。

我真的吃惊了，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在此之前，整整二十年，我都不知道我有钱，很显然那是我爸妈的钱，不是我的。可是二十年以后的现在呢，我们四个的财富排名是，第一名，刘小燕，留在中国卖奢侈品的刘小燕；然后是留在中国卖艺术品的王芳菲；然后是去日本又回中国的蝴蝶；最后是晃来晃去不知道自己要住在哪里的我。

我竟然没有发现我当年暂时的有钱竟给她们留下了那么深刻的印象。

5

我是唯一那个不认得穷也不认得富的人，大概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穷过。其实我是穷的，对于饥饿的回忆我从来就没有忘掉过，如果我从来就是富的，我为什么会有饿的记忆呢？至于钱，我曾经有过一点钱，十块还是二十块，相当于现在的五百块还是一千块，但是全部被小学同学美英偷走了。那个下午她请大家吃好吃的，买贴花纸天女散花，甚至散给隔壁班的女生，唯独没有我的。如果她也请了我，也给我了一张我就罢休，可是她没有，她用眼白瞪我。我

实在想不通这件事情，就在课间的十分钟找她谈了一下，她居然没有抵赖一下，就像我不能想象的那样，她承认她偷了钱，她说她会还我的钱，条件是不能说出去，然后她塞给我两分钱，她说那是她全部的钱，她花光了所有的钱只剩下这点，她说她只能慢慢还。我接受了那两分钱，我把它们放进铅笔盒。直到一个月以后，直到每天都看着那两分钱的我的同桌说我太笨了。

于是放了学以后我找到她家，我想和她再谈一下，可是她不在家，她妈妈在啃一只猪蹄膀。我说你的女儿偷了我的钱，她说知道了，可是她没有放下那只蹄膀，她的嘴根本就没有离开过那只蹄膀。

我就是那么笨，美英本来不应该到我家来的，是我邀请她的。她的第一次出现是午饭时间，她走到我家里，看着我们家吃午饭，她一边看一边说她家从来就没有饭吃，然后我妈就站起来给她盛了一碗饭，她坐在我的对面，热气腾腾的米饭后面她的脸很模糊，她说你家的饭真好吃。显然她是骗我的，她自己的妈不是在家里吃蹄膀吗？

可是我邀请她来吃饭，是想她能做我最好的朋友，做我的姐妹，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兄弟姐妹。美英每天都到我家吃午饭，吃了整整一个学期，可是她偷了我藏在抽屉里的钱，从幼儿园一直攒到五年级，我就攒了那二十块钱，还被她偷了，一张都没有给我剩下。

她斜着眼睛瞪我，她说她有钱就会还我，可是她就是没有钱。我说不出话来，我找出铅笔盒里的两分钱用力地扔给她。她高兴地接受了。

早晨，大家都在读少年报的时候，我举手，站起来，我的声音从来没有那么颤抖过，我说，报告老师，美英偷了我的钱。

我一定特别冷静，因为我仍然记得美英的脸，她戴着黑框眼镜的脸扭过来瞪着我，她是那么吃惊，吃惊得脸都变形了。还有整个